毛詩正義卷第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唐變風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譜變風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黄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　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爲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至之故　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illegible]舉以爲喻[illegible]

為羔裘豹皮為袪羔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興[illegible]欲在上憂民[illegible]疾
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
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
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
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
故言已與在位故舊恩好　傳袪袂至之貌　正義曰王藻說深
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袪尺二寸注云
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為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
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
皆為袂故以為袪袂也以羔裘身為本羔袂為末其皮既異是本末
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羔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
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釋詁云
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為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
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
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箋羔

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箋羔

裘至困苦　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興
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
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
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　箋此民至
之人　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
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
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
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
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
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
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
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箋我不至遺風
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
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illegible]焉

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至是詩　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　箋大亂至子侯　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

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至有所　正義曰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鴇鳥之羽飛而集於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鴇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蓺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乎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傳肅肅至樹止
正義曰苞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機䟽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殻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内多言杼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　傳盬不至怙恃　義曰

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illegible]亦爲
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
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
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
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
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　箋蓺樹至怙乎
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
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
歸而不能也　傳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其明行亦羽翼其以
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　正義
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
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
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
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
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

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　箋天子至來者　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巳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至吉兮　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

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　傳侯伯至七章

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

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傳諸侯至爲君　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天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　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傳天子至爲節　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

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
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
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為
節不得為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
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　箋變七至愈乎不
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為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
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
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愈猶勝也言己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
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
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
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荅趙商云
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
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
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故知

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

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　傳燠煖也　正義曰釋言文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焉　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已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至食之

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忠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　箋道左至杜然　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鄉西

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
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
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
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傳噬逮　正義曰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訓此逮爲至也　箋肯可適之　正義曰肯可釋言文
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　傳周曲　正義曰言道周遶之
故爲曲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至喪矣　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
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
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
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大
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
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
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至獨處　正義曰此二句至

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　傳葛生至他家　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　角枕至獨旦　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絜明耳　傳齊則至藏之　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君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

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
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
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
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内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
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　箋夫雖至行
事　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
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
人攝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
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
增思是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　正義曰以獻公好聽
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
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至得焉　毛以爲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
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
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

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
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
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
之者誠亦無得苟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
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偽言與舍旃文互相見
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
人欲使見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
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
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
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
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
苟為且餘同　傳苓大至無徵　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
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為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
故為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
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昵

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

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荅張
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傳苦苦菜
正義曰此荼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脃而美所謂
堇荼如飴内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
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
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
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别有
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堯時有伯翳
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
鳥獸賜姓曰嬴　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
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
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
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與

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與

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
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大費大費之父名大
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
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皐
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皐
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皐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
伯翳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
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　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
焉　正義曰本紀又云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谷氏二曰若
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
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
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
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
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
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

之言子孫不絶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雒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雒之嗣則從中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

變風始作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

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録其詩而録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寛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縁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録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録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

始列爲諸侯　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

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文公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竟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竟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

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

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

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出居西垂非子封
爲附庸别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幷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
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閒即槐里是也寧公徙
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
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
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巳後常居雍也本或
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
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覬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
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
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繆公任
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
車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
襄公是襄公詩也黄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
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
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

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

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録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録故稱夏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　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

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
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爲句者以駟驖序云
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即知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爲文
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
戎秦仲脩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
姜嬴之儁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
始大爲句　有車至之令　正義曰此美秦仲初有車馬侍御之
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
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
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　傳鄰鄰至
的顙　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
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
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傳寺人內小臣　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
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

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槩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箋欲見至此臣　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

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

樂焉獵則就於囿中上三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箋始命至附庸

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驖至于狩

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驖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始是故國人美之　傳驖驪阜大　正義曰檀

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　傳驖驪阜大　正義曰檀

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爲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鐵故
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　箋四馬至之良
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
轡納之於觼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覿總乘馬注云總
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
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
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　傳能以至曰狩　正義曰媚
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
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
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
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
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
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
爲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天文
奉時至則獲　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

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
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
傳時是至羣獸　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
爲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
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
物凡獸皆可獻及狐貍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箋奉是至其所　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
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
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
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
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傳拔矢末　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
以鏃爲首故拔爲末　箋左之至善射　正義曰王制云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

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至歇驕　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亘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嘗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也　傳閑習　正義曰釋詁文　箋公所至之馬　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降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　傳輶輕至歇驕

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　箋輕車至所爲　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

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㐮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　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彊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則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　箋矜夸大　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也　小戎至心曲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録此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

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　傳小戎至歷錄　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群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群臣在元戎之後故也俴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楘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

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
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
解五是五道束之楘則歷録之稱而謂之五楘者以一輈之上有
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録故謂之五楘也此言俴收下言暢
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俴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
爲俴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
中詘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
轂長三尺二寸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
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
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
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
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
兵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
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
較也則大車之用内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

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



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
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字之
邃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　傳游環至續靷
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
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
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
服馬之脅愛愼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
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
此軓故云揜軓也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之引
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
別爲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
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
衛獻公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是一
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
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是橫軌之前別

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
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
訓鋈爲白金也金銀銅鐵揔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
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
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横
側車前所以蔭荃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
也續續靷端也　箋游環至之環　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
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輈在軓前
横木映軓故知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
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傳文茵至曰馵　正義曰茵者車
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
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爲長故爲長轂言長
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黒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
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
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馬馵郭璞曰

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駕而乘村兩靷皆絶是横軌之前别

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馬馵意亦同也
箋云言我至五德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
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
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有五
德也彼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
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
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之常故舉
五常之德言之耳　傳西戎板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
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
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
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至念之　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
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
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騮馬是其中謂
爲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

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騑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

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為觼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傳黃馬黑喙曰騧　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為黃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

箋赤身至兩騑　正義曰爾雅有駵白駁駵馬白腹騵則駵是色名說者皆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騂馬故為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為駵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

傳龍盾至內轡　正義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言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

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
白金爲觼也　俴駟至德音　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
有俴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鐏矣
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
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
韔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
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
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
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
傳俴駟至文貌　正義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
爲四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
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厹矛三隅矛刃有
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
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
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

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

訓爲鐏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
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
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
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
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
箋俴淺至厖伐　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
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
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
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
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厖明厖是雜
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厖皆以義
言之無正訓也　傳虎虎至縢約　正義曰下句云交韔二弓則
虎韔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韔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
膺揭則膺是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
是馬帶若今之婁胷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

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
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
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
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言閉紲者說文云紲繫也謂置弓柲裏
以繩紲之因名柲爲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柲也角長則送矢
不疾若見紲於柲矣是紲爲繫名也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故
云緄繩縢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　箋鏤膺有刻金飾
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
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
得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
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
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
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
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
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傳猒猒至有知　正義曰釋訓云猒猒

安也秩秩知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　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至中央

毛以爲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内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内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

鄭以爲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彫傷至

白露下凝戾爲霜則成而爲黄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

傳蒹薕至後興　正義曰蒹薕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

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

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簿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　箋蒹葭至則服　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

傳伊維至難至　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内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内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　箋伊當至言遠　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

言逺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　傳逆流至以至　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流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内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爲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爲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爲求賢之事　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之　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傳晞乾　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傳湄水隒　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隒

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　傳坻小渚　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傳右出其右　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厢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爲韻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　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爲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至也哉　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

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屺 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傳黑與至之繡 正義曰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箋三良至從死 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

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至其身　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而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　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　傳交交至其所　正義曰黃鳥小鳥

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
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
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　箋黄鳥至本意
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
仕君故言不得黄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
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
傳子車氏奄息名　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
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
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
韻耳　傳乃特百夫之德　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
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傳惴惴懼　正義曰釋訓文　晨風三章章六句　鴥彼至實
多　正義曰鴥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
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
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

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甚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　傳鴥疾至北林　正義曰鴥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鸇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機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説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傳櫟木至虎豹　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内人謂木蓼爲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説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巳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

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
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
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傳棣唐至赤羅 正義曰釋木
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
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
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
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無衣三章章五
句至欲焉 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
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
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巳如是是其好攻
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
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
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
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

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
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爲次所以倒也
豈曰至同仇　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
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
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
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爲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
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
百姓怨也　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
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
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
同怨故刺之　傳袍襺至其死　正義曰袍襺釋言文王藻云纊
爲襺緼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
純著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
是一故云袍襺也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
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

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
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　箋此責至同
欲　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
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爲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
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
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
傳戈長至仇匹　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
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
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
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
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
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
箋于於至攻戰　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
文易傳者以上三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

箋予於至攻戰　正義曰予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
文易傳者以上三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

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
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
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
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
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云王事靡盬皆
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傳澤潤澤　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
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
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
褻衣近汗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箋戟車戟常　正義曰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
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
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
遭此麗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
納文公爲晉君於時康公爲大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

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
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
詩述己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
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
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
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驪姬之
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
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
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
齊姜驪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
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
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
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
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

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

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傳母之昆弟曰舅　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箋渭水至之地　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傳瓊瑰石次玉　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

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不加禮餘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

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至權輿
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
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
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
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歎之
傳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屋具至勤勤然　正義曰屋具
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
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
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
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
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
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
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
大具　傳承繼也權輿始　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爲
繼權輿始釋詁文　箋四簋至稻粱　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

繼權輿始釋詁文　箋四簋至稻粱　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

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盛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詩正義卷第十一

計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二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陳譜變風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譜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譜變風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愼曰陳者大皡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皡又號虙戲故連言之虙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　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旣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滛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别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去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别爲二王之後矣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諸猪　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猪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猪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猪西南明猪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猪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猪故無名山大澤明猪猶屬豫州陳在明猪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猪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　正義曰地理

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關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譜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
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
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
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
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
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
覡巫是揔名故漢書唯言好巫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
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正義曰世家
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
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
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
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去子仲之子婆娑其
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
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
子夷公説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

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

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

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

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至度焉　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揔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至望兮　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

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
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　傳子大至宛丘　正義曰
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
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
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
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
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
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
下取此傳爲說　箋子者至不爲　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
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
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
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
此子止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
皆爲也　傳洵信　正義曰釋詁文　坎其至鷺羽　毛以爲坎坎
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

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
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　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
傳值持至爲翳　正義曰鷺鳥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
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
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機云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舂鉏遼東樂浪
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
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
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
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
也　傳盎謂之缶　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盆
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
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
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

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
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
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
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
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傳
詡翳　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詡作翿音
義同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　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
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
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
序以棄業而後敖遊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
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
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
物香絜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
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
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

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於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傳枌白至所聚 正義曰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爲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傳子仲至舞也 正義曰知子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 箋之子男子 正義曰序云男女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至婆娑 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

疋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至婆娑　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

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　傳穀善也原大夫氏　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　箋旦明至上處　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爲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爲曰差擇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剌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穀旦至握椒　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莜之華然見我說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　鄭唯以鬷爲揔言於是男女揔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　傳逝往至邁行　正義

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
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　箋越於至合行　正義曰越
於釋詁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爲揔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
揔謂男女揔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
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
傳荍芘芣椒芳香　正義曰荍芘芣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蚍衃
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
疏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緑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
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　箋男女至所由　正義曰言相
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
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若是
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爲淫亂詩
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
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愨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
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興國致理

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
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興國致理

也經三章皆誘之辭　箋誘進也掖扶持　正義曰誘進釋詁文
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
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至樂飢　毛以爲雖
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
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
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
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
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　鄭以
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
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　傳衡門至
遊息　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
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
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　傳泌泉
至忘飢　正義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王肅云洋洋泌

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旣巍巍
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
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
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作
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　箋飢者至猶是　正義曰
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爲義且
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爲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
療渴耳而云療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爲韻
箋齊姜姓宋子姓　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
語祚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
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
君子　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
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爲君子上下通
稱據賢女爲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
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至晤歌　正

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至晤歌　正

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敎旣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　傳池城池漚柔　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慌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忍也　傳晤遇　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　箋晤猶至切化　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　漚紵　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

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脱但得其裏忍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漚菅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 正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至煌煌 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與晩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晩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今

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令

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肎不至禮當及時配
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
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爲異其義則同　傳牂牂至秋冬　正
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
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也秋冬爲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
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
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
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
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
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
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
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箋楊葉至之月　正義曰箋亦以楊葉

之盛與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　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内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傳期而不至　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　箋親迎至煌煌然　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　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　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

本亦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絶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傅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　箋不義至自立　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爲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弒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弒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至然矣　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閒由希覩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覩良師之教故有此

惡不止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
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 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
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 傅墓門至折之 正
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
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
斯析之離是斯爲析義也 箋興者至之罪 正義曰箋以傅釋
經文不辭與意故述興意以巾傅也弒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
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 傅夫傅相 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
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
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傅言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
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 傅昔久 正義曰傅稱古曰
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 箋已猶至常然 正義曰誰昔
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傅昔久同也今定本爲誰昔昔
也合爾雅俗爲誰疑辭也 墓門至思予 正義曰言墓道之門
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於其上而鳴

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末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敎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 傳梅柟至萃集 正義曰梅柟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羮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 傳訊告也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 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爲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 防有至忉忉 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卬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

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言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己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　傳防邑邛丘苕草　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蝱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傳侜張誑　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

箋誰讒至宣公　正義曰言誰侜予美者就衆讒人之内告問是誰爲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傳中中至綬草　正義曰以唐是門内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

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

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鷊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機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　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至悄兮　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　傳皎月光　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　傳僚好至之姿　正義曰皎兮論面色佼然謂其形貌僚爲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　傳悄憂　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慍也故爲憂　株林二章章

四句至息焉　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　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為至夏南　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兮靈公為人所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兮字　傳株林至徵舒　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

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
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
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箋
匪非至之辭　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為觝拒
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
之也孫毓以王為長　駕我至于株　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
邑言君何為駕共君之一乘之馬鄉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
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
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　傳大夫乘駒　正義曰皇皇者
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
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
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　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

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
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
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
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
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
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
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
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
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
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是傷有美一人
之無禮寤寐無爲二句又在其下是爲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
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文承蒲荷之下則蒲荷
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
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

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别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旣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至滂沱 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顔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柰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 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

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
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
旣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
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

傳陂澤鄣荷芙蕖　正義曰澤障謂
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
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
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
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
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
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
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靑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靑爲薏味甚
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
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
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
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　箋蒲

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　箋蒲

柔至姓生　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
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
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
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
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　箋傷思至見之　正義
曰傷思釋詁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
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
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箋自目至曰泗　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
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傳蕑蘭　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爲
執蘭則知此蕑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
箋蕑當至言信　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
不宜別據他草且蕑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
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傳悁悁猶悒悒　正義曰俗本多無之　檜

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愼云鄭
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
帝嚳命曰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
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
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馬遷謬也尚書
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
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
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
故云火正耳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
閒　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
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
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滎澤
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

楊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
洧之間　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正義
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鬷夷豢龍
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秃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
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芈姓是八姓也妘姓雖同出祝融皆不
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鄔路偪陽故指
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
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
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
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
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
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史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
吳回爲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
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

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其國北鄰於虢　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里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

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國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脩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爾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皐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

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去以道爲之憂悼是以道去
君之事也以詩爲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　箋以道至
乃去　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
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
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
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
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絶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
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
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
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
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
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絶人以玦
反絶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
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

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

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末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至忉忉 正義曰言檜君好絜衣服不脩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遥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勞忉忉然而憂也逍遥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遥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 箋諸侯至政治 正義曰

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

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

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 箋爾女至忉忉然 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絶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傳堂公堂 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爲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至是悼 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炤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 傳悼動 正義曰

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　素冠三章章三句
箋喪禮至能行　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
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爲
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
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尚
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
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
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
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
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
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
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
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
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
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

思見祥祭之服素冠素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至慱兮　毛以爲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慼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膄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　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　傳庶幸至瘠貌　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剌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剌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慼者其人必膄瘠故以欒欒爲膄瘠之貌定本毛無膄字　箋喪禮至膄瘠　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

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
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
見練冠便是朞即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
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
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
素紕也間傳注云黒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
冠也時人皆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慼之
人形貌臒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傳
慱慱憂勞　正義曰釋訓文　庶見至歸兮　毛以爲作者言已
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
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　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
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
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
處　傳素冠故素衣　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
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　箋除成至

素裳　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傳願見至同歸　正義曰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己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爲行如一亦與鄭異　箋聊猶至居處　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己家故易傳以爲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庶見至一兮　毛以爲作者言己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　傳子夏至所勉　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揔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

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説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箋聊與至其行　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　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至無知　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愨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之子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　傳萇楚銚弋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

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
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
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
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箋銚弋至情慾　正義曰妄者
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
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
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
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
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
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
五六時也　傳夭少沃沃壯佼　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
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　箋知匹至
之意　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
箋無家至之道　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
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

為室家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　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悼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至怛兮　正義曰此時周道既滅風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

傳發發至之車　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為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爗爗震電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　傳怛傷至道滅　正義

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　傳迴風至節度　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誰能至好音　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鬵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　傳溉滌至治民

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甗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䰙謂之鬵

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溉之
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
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
治民貴安靜 箋誰能至亨者 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
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
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
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 傳周道至懷歸 正義曰此詩爲思
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
陽周都豐鎬冏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
得爲歸也 箋誰將至政令 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
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
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曹者禹貢兗州陶
丘之北地名 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
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

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兖州故言兖州地名也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　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　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　正義曰禹貢兖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　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効之其遺風

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蓄積也　夾於魯衛之
閒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　正義曰魯在其東南
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
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
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閒作詩
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
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
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曹世家
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宫伯侯立卒子孝
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
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
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
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
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爲

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三章章四句至依焉　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閒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爲興也　蜉蝣至歸處　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

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脩絜君任小
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憂之言我心緒爲之憂矣此國若亡
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傳蜉蝣至明貌　正義曰釋蟲云
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
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郭璞曰似蛣蜣
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莫死豬好噉之陸機疏
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
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
渠螻者誤也　箋興者至渠略　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
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羣臣
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
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傳采采
衆多　正義曰以卷耳芣苢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
亦爲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

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貌也　蜉蝣至歸說　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羣臣其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旣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　傳掘閱至鮮絜　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　箋掘地至深衣　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皆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王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

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而彼注以麻衣爲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麤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　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　彼候至赤芾　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止爲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祋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

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傳候人至候人　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爲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爲上士不宜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爲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朝歸則送之於竟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

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

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竟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之物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說文云祋殳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爲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爲候人故以官言之　傳彼彼至乘軒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

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下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大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至其服毛以爲維鵜鳥之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　鄭上二句別義

具箋 傳鵜洿至翼乎 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 箋鵜在至其常 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傳嬬厚 正義曰重昏嬬者以情必深厚故嬬爲厚也 薈兮至斯飢 正義曰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爲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即接勢爲喻天若無大雨則歳穀不孰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 傳薈蔚至升雲 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 箋薈蔚

其德敎　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薈蔚雲興者是
小雲之興也　傳婉少至弱者　正義曰以其季女謂少女幼子
故以婉爲少貌孌爲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孌兮丱下句云總角
丱兮丱是幼稚故傳以婉孌並爲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陽婉兮
思以爲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爲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
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
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
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
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特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
弱者　箋天無至困病　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
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爲喻是因不雨爲興故知此言歲穀不孰則
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今定本直云歲不孰無穀字　鳲鳩四
章章六句至不壹　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
之身能爲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
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

舉善以駮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
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鳲鳩常言在
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至結兮　正
義曰言有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爲巢而其子有七兮鳲鳩養
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彼
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
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刺曹君用心不均也
傳鳲鳩至如一　正義曰鳲鳩秸鞠釋鳥文鳲鳩之養七子也旦
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爲然無正文
箋淑善至如一　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
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
均平如壹　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正義曰如結者謂堅牢不
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謂
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　鳲鳩至伊騏　毛以爲言鳲鳩之鳥
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

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
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
故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　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
之璂以玉爲之餘同　傳騏騏文弁皮弁　正義曰馬之青黑色
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
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
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
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
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　箋
其帶至其服　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帶用
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
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
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
爲飾謂之璂引此詩云其弁伊璂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

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用采如彼
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璂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
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
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
騏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
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
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止云
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
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璂
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禮
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
弁執兵衛王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說善人君
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傳忒疑
正義曰釋言文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　箋執義至侯伯　正義
曰傳言正長釋詁文非爲州牧不得爲四國之長故任爲侯伯也

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　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
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
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
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
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洌彼
至周京　正義曰洌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稂非
灌漑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
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寤寐之中覺而嘆息
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　鄭唯稂草
有異其文義則同　傳洌寒至而病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
洌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
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水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爲本
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

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　箋興者至之屬　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若是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侵禾不應獨舉侵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箋愾嘆至明者　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息之聲是愾爲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

芃芃至勞之　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是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之也今無伯致

國之不治故思之　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　傳郇伯至述職　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　箋有王至之功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輒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

召公大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二

計二万三千五百三十六字

